Wenbi 诗歌

影子

■刘秀丽

她在寻找她的影子
透过黎明这只高脚杯

在芙蓉池边
炊烟把她扶在水上
她在寻找她的影子

她沁凉的眼睛让雾霾渗出回声
风把她含在嘴里，轻轻吐出
她的影子在池中摇曳着
红头巾摇曳着

她伸出手，毅然打碎
她的影子

Wenbi 散文

断手

■吴少云

那天，有个少了一只手的男人，来单位找人。因为他要找的人没在，又没其他熟人，在等待的过程中，随意走进了我的办公室。

他说，某某不在，我打过他的电话，他过一会来。我在你这儿坐一会，行不？

我说，当然行。

我让他坐下，给他泡了茶。

这是个健谈的男人。他一边喝着茶，一边说起了电视上看到的世界新闻，国家大事。他所说的，是些他看到的，夹杂着他自己见解的新闻。我不太喜欢听他说这些，但出于礼貌，我还是耐着性子听他说，还时不时附和几句。

我给他冲第三道茶的时候，他突然将话题转到了他自己的手上。

他说，如果当年没把手弄成这个样子，我也有可能当上乡干部。当干部多好，像你们这样坐办公室吃工资，风吹不到雨淋不着，多好啊！手断了，什么都没了。

我转过头，认真看了一眼他的断手。他断的是右手，断处及腕。

他说，那时，雷管和炸药管得不严，乡村常有人拿这个炸鱼。用雷管炸鱼，有一个非常紧要的东西，就是导火索的长度控制。那玩意留长了不好，丢进水里嘶嘶嘶叫着，沉入潭底还炸不开，早把鱼吓跑了。留短了更不行，或许没丢进水里就爆炸，非常危险。最合适的长度，是丢进水里，沉入潭中，刚好爆炸。出于安全考虑，大多数人都习惯把导火索留得长些。但这样炸鱼，自然炸不到多少鱼。

他20出头，炸鱼就很出名。出名就出在他胆子大，导火索留得特别短。炸鱼时，他叫别人让开，一个人站潭边，点燃炸药，手一扬丢进水里，轰地炸开。一声巨响，伴随一道白浪，潭里的鱼，大多已在劫难逃。因为他每次出手，鱼总比别人多，他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炸鱼高手。人怕出名猪怕壮。他出名后，村里的人，三村五巷的人，谁弄来了雷管炸药，就都想请他合伙炸鱼。虽然多个人头多个份头，但大家乐意多他这个份头。

他呢，也乐意干炸鱼的事。不但能吃到鱼，而且好玩。每次炸鱼，别人弄来了雷管炸药，选好地点，再屁颠屁颠来请他出手。他所干的活，就是把雷管炸药捆一块，再剪截导火索安上。虽说他干的活比别人危险，但却比别人省事。一次一次，他总是在别人的赞叹声中，把导火索剪得短一点，再短一点。而他自己呢，兴趣就渐渐从鱼的身上转移到玩导火索的长短上，似乎越短，就越能显示自己的本事。

敢玩这么短的导火索，恐怕没第二人，唯有你一个吧？

那么短的导火索，你敢点，我们看都不敢看。

炸鱼高手，非你莫属。

厉害。真厉害啊！

……

在一片赞誉声中，他心花怒放，得意扬扬。仿佛这个世界，也因为那截短短的导火索，变得到处是鲜花。呵呵。不就短一点么？一次一次，他自己逼自己，短点，再短点。而危险，也在一步一步靠近他。

一次，他点导火索时，感觉第一次烟头没对准，顺手又补对了一下。就在他补对第二下烟头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——雷管和炸药，已在他的右手上爆炸了。轰的一声，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幸亏那一次炸药药量不多，只炸断了他的右手，捡回一条性命。

他说，花花花，无处躲。一件事，大家都说好，拼命夸你，如果你自己没个定准，乐呵呵让人抬着往上爬，那么，你离灾难就不远了。

仙溪渔歌（节选）

■徐汝舜

乐清最北部雁荡山的荡阴，在行政区划上曾是十个乡镇的建制。这一片广阔的区域，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地形地貌：由一系列西东走向的高山和峡谷组成。这些高山龙脉源自括苍山深处，向东延伸。一座座高山，伴随着一条条溪流，千山万壑，万流归宗，向东奔腾而去，止于它们的目的地——大荆。

大荆镇上人，习惯把这一片地域称为“大荆江里”，把众多溪流谓之“十八滩”。好水多，源自域中溪涧多。拣大的说，西有砩头溪，源自楠溪江上流；中有仙溪，由甸岭溪与福溪合流；西有双峰溪。这三条大溪从源头至入海，皆流经四十余里路，三溪汇注大荆左侧之石门潭入海。

当今的仙溪街道，是新的行政区划。包括昔时的龙西、卓南、甸岭、福溪、仙溪五个乡镇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“双阁区”的翻版，即南北阁。我少时生活在居中的仙溪。仙溪既是地名，亦是溪名，地以溪名。水是生命之源，于是仙溪中繁衍着浮游微生物与众多淡水鱼类家族。

水面上的“浪里白条”是俗称的“白相鬼”，通体银白，大小不一，是溪中的“少字辈”。蹈浪掠过的是色彩斑斓的各色游鱼：红蓝条纹相间的叫“溪斑”；体形较小，色斑淡化的是“色扁”；红色条纹是“红生”。成群结队有鲫鱼。溪滩中栖伏着难以辨认的沙鳅，形同泥鳅，浅灰色中布满小黑点。泥鳅则喜淤泥之地，繁殖力极强，溪中、水田里随处可见。花坦村南边还有个“泥鳅潭”，是南阁先民筑石埧引水灌田的人工湖，潭底全是黑色的淤泥，是泥鳅的家园。黄鳝习性同泥鳅，故水田里多于溪中。

水底岩穴中栖息着一批大头大嘴的凶悍的鱼：通体金黄色、背鳍连着硕大利刃，摇动利刃伤敌自卫，俗名“摇刺头”；缀满黑灰色细鳞、大嘴里密布尖牙利齿、双目鼓鼓的叫“塔婆”；嘴盖上挺着长长触须、大肚长尾、无鳞滑溜的黑不溜湫是鲶鱼；体形大、生命力强健的要算“乌鲤”了；细鳞、通体透亮如玉、温顺肉肉的叫“玉吹”。比“玉吹”更小的，仅小指头粗细的有“乌鲈”，背黑色，白色肚皮饰有灰色条纹，肉嫩，味鲜，不须挖肠剖肚，是鱼中佳品。

甲鱼，乡音谓“团鱼”。溪中极其珍贵的鱼类，比溪鳗还稀罕。它的家在深潭中，只是洪水季偶尔随波逐流，栖息在由激流形成的涡旋中心之沙丘中。农家认为甲鱼大补，谁家逮到即成全村新闻。

溪中贝类，有圆形黄褐色的河螺；长而尾尖的叫螺丝，乡音曰“咬丝”；泥田中个大色深的是田螺，也是农家餐桌上寻常的美味，一家人围着桌子吮吸炒河螺，“吱吱”作响，感觉特温馨。

“雁山五珍”的香鱼，瘦长，细鳞，是溪中“帅哥”。游速快若箭，闪如电，遇渔网拦截，则跳跃而过。传说该鱼“七上八下”，即七月上溯至仙溪，八月回到下游石门潭中。村民多用大溪中铺设竹簾截获。鱼肉极细嫩，肉鳞多油，不腥。焙成鱼干，色泽金黄，满屋喷香。近年，有关部门初春在仙溪放养香鱼苗，溪中又旺起来了。

最珍贵的淡水鱼类，有个奇怪的习性。它们生活在淡水里，春天繁育后代，要下行到海水里产卵。幼鱼逆流而上，洄游至“祖籍”的淡水中，仙溪就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。“迢迢通海眼”，出石门潭三里即是水涨的乐清湾海域。这就造就了“溪中三宝”：香鱼、溪鳗、团鱼，遍布于仙溪一带深潭中。

有溪就有潭。沿溪的潭，大小不一，深浅各异，泛着浅绿、深绿、橄榄绿、孔雀蓝，犹如镶嵌在锦带上的一串串蓝宝石，溪因而不再平庸，不再无趣。它们是溪的精灵，溪的节点，溪由此变得鲜活、高贵、有生命。民间把一些深潭视为龙的故乡，称之曰：龙潭。乡亲们说砩头方向有“寒坑龙”。砩头在我老家的西北角，夏秋季，那里的天空经常如黛黑的靛青池，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暴雨如注，“寒坑龙发威了”。巧的是，有关部门在砩头设监测降雨量的水文站，那里的降水超常规。于是，深潭被罩上神秘的光环。

对于鱼们来说，这些潭就是安身立命之所，既是繁衍生息之地，更是“庇护所”。秋冬季节，水量大减，鱼中的“显贵大佬们”便堂而皇之地潜伏于深潭中，免得人类将它们一网打尽，斩尽杀绝。后代子孙由此再出发，开始新的征程。

深潭的生成，须有两个先决条件。首先是巨大的落差，整个地形西高东低，有些地段河床特别陡。夏季山洪暴涨，小溪成黄河，形成极大的冲击力，将大量砂石带走。其次，必有巨大的岩石阻挡，与奔腾而下的洪水发生雷霆万钧的碰撞，形成湍急的涡流，大自然的杰作——深潭，便诞生了。

洪水季，悠长飘忽的滩声，演绎成宏大雄壮浑厚的大江东去的轰鸣主旋律，响彻在荡阴的山野天空。浑黄色山洪“横扫千军如卷席”，摧枯拉朽，势不可挡。水下走石，崩崖裂岸，断树沉浮，转瞬即逝，昔日温顺的山溪顿成狂怒的暴龙。大自然在这高山深谷中展露出它的阳刚之美。许多地方成为观潮的绝佳之地，北阁当属来斯滩。花坦村南边，我数次站在“大溪心”的石筑上看洪水回旋肆虐的图画，惊心动魄，山溪成了咆哮的黄河。

凭我有限的了解，仙溪就有六个较大的深潭。福溪水库是人工湖，水深几十米，长一里多，号称“龙湖”，是养殖淡水鱼的好地方。甸岭潭，在甸岭下村外转弯处路下，长约七十米，宽三十余米，呈半月形围着石崖，是上游最深的天然潭。文革时，当地干部牟某纵身跃入潭中救人，不幸溺亡，成全县学习的英雄人物。我也曾带着四个画家来此体验生活。北阁来斯滩有个名称独特的“四人潭”，因潭水深度四人高而得名，由四人肩踩肩接龙丈量而来，也就是水深六米多。这里有“仙人驱石”的传说，大石横卧奔突而名称也很有趣：棺材岩、癞头岩、横岩、四方岩……故其间深潭也多。南垟山脚有“里浪岩潭”，是我童年的游泳池。南阁九曲溪上有“石西湖”，观鱼、游泳两不误。仙溪最神秘恐怖的潭，要数仙溪中学南首、龙头山嘴的“龙眼乌珠”了。位于仙溪与九曲溪交汇处，巨大的落差正对着龙头山脚前伸的岩盘。洪涛从桃林村南首高处一泻千里直冲山嘴，形成圆形涡旋，将岩石底下全掏空了。昔年，当地最牛的竹筏工、游泳高手就葬身此潭，尸体被旋涡卷进岩下深处，给四乡八村的人们以极大的震撼。潭的名称太传神了：龙头山嘴，一泓深蓝，有时黛绿，如睁着一只深不见底的“龙的眼珠”，冷峻，萧杀，神秘莫测，令人胆寒。

当然，这许多深潭，比之离仙溪十里，万流汇注、深不可测的石门潭，则是小巫见大巫了，那才是“十八滩”鱼们的大本营，最安全的鱼类“庇护所”。

Wenbi 图文

桑园巷

■西逸 文/摄

桑园巷是一条很短很窄的小巷，我用脚步量了一下，长约六十米，宽约米半。这条小巷横向连接着油车巷与银溪南路，呈东西走向，在它的南边有文笔巷，北边有迎祥巷，“三”字形的三条巷子都处在银溪的太平桥与姜公桥之间。看到桑园两字，马上想到的是越剧传统戏《何文秀》中的经典选段《桑园访妻》。当然，这条巷子与此是无关的。另一个想到的是成语“桑间濮上”，《汉书·地理志下》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，男女亦亟聚会，声色生焉。”其中的含意，读过一些古书的人大约都了解。但可以肯定，这条巷子的命名也与此无关。桑是南方很常见的一种双子叶植物，结出的果实即是酸酸甜甜的很可人的桑椹。于是我猜想，在古早的时候，可能这一带有一个桑园，它与边上的油车巷、文笔巷，构成一个耕读时代的理想图景。这条巷子很僻静，我去了几次都没碰到几个人，估计现在也很少有人知道它。在转悠中，我突然发现巷子有一条更深的小弄，走进去，看到一个简朴的门台，里头的院子种植着繁茂的花草，有三角梅、山茶、桂花、兰花，还有几个陶盆和泡沫箱栽种着翠绿翠绿的芋科植物，圆大的叶片舒展在阴凉的院子中，别有一种幽静的情趣。屋里的一位女人正高声与人通电话。如果我推测没错的话，原来这条巷子并不是这样窄的，是后人为了多占地盘，两边扩建，结果弄成了这个样子。这时，院里某个我看不见的角落处，一只狗醒来了，用吠声来欢迎我。但我已拍好照片，轻轻退了出来。回头时，瞥见女主人在窗口疑惑地张望着——我这个不速之客的背影，无声地消失在巷子里。

Wenbi “德长杯”美好家园主题征文选登

家园片断

■叶琛

夜晚用同一种颜色起伏，迷惑和喜悦在我临睡前触到隐隐的群山，深远、冗长。我立定窗前，硕大的时间幕后，风向清楚。

我知道我是一个不该在夜里看懂太多美好的人。

我归来。我晚唱。我用诗歌将命运分成冷漠的散行短句。

我有时候想啊，其实，一个人可以与自己相惜、相爱，相互用寄托和收获来播放一段曲子，空灵而柔软会让我感到劳作的愉快和健康的欢欣。

多数的日子，这里的天空很蓝、田野宽阔。它们都是能鼓舞我坚强地活着的善良之物。于是，我就时常这样肆无忌惮地在土地上奔跑、欢笑，久久地安坐整个黄昏。

尘世真好，人间真好。

远离烽火的河流在河流的另一侧完善着每一种有可能的安然和恬静。历史碾过的尘埃，那样均匀地散布在黑色笼罩下的每一类植物体表，或是血脉、骨骼。

秋天是我的一个愿望。微微冷却的气候，让我更加牢靠的凝固在这里。我那么想自己是一束依附着宿命生长的微光，无声无息地照亮命运里的一草一木。

夜沉了。黑色的上空，一个月亮，几颗星星。

“有一夜，我对星星们说：你们看起来并不幸福；你们在无限黑暗中闪烁，脉脉柔情里含着痛苦。你们莫非永远祷告不停？你们莫非是受伤的星星？你们洒下的不是星光呵，点点滴漓，是泪水晶莹。”

足够了。在眼泪之后，慢慢学会使用“故乡”、“爱人”和“珍重”这些词语吧，并且细致地辨认每一个平凡的早晨。

又一天：我一头靠着夜，一头靠着黎明。

温存老屋

■滕卢涛

我一直以为，一座有人住的屋子，才算是有温度。老屋住过我家四代人，它的温度，早已凝在了一砖一瓦之上，摸一摸，就很温暖。

不必进去，站在门口就能感觉到这股人间气息，屋檐下的廊道上堆了柴火，门前是扎成屋状的稻杆，谈不上整齐，总有几根横七竖八伸了出来，但不乱，它们安安分分地立在那儿，看着主人进进出出。若是黄昏，能看到水泥铺平的道上那一行草鞋踩过带着水田的泥巴的脚印，那准是农忙后的男主人回家吃饭了，老屋看着自己这廊道，满意地侧着身，垂眉微笑。

里面呢，里面采光不太好，总是黑乎乎的，不过不要紧，那么多年过来了，家具摆放的位置没变过，就是闭着眼，女主人也能从带着缸钉的青黄色水缸里捎起一铁罐水，放在灶上咕噜噜烧好，火膛的温度，锅里稻米和烧开了的井水温度，都是老屋体温的一部分，毫不声张地燃烧着。也有人说，那么多年了，不会过热吗？不然，一块再纯朴的河滩之石，放置在屋前供人踩脚，它会磨去棱角，变得平滑，但它仅仅会平滑地卧着，而不会滑倒人，这温度，其实刚刚好。

然后等饭熟了，菜炒好了，温在水里的米酒也沸腾了，就把桌椅搬出来，在廊道上吃，夕阳西下，散碎的阳光漏过瓦楞，照在干枯的柴火和男主人脊背上如同柴火般突出的脊骨，他毫无察觉，继续细细泯酒，拿着木筷子夹菜。他也没想过什么洋房别墅，这儿挺好，靠在屋檐下的廊柱上，看看太阳，想想在外的儿女和庄稼的收成，儿女们想让他和老伴进城去住，他不想，他得守着，守着这座有温度的老屋，别让它那么多年留下的温度散了，一散了，儿女们的故乡，也就散了，况且，守着老屋也不是件苦差事，只需好好过着日子，就是最好的守护。

男主人有些醉了，看着老屋那根灰褐色的廊柱，用带着老茧的手，轻轻抚摸，这根柱子，是他年轻时候从山里砍来了，他也跟着去了，那是柱笔挺的松树，如今他的背都弯了。这树还是笔挺地立在这，成了他家，他生命的一部分了，他感觉到柱子上面温热的温度了，那是这座屋子的温度，他把头转了转，打量着这间屋子，木头做得大门，上面贴了一层又一层春联艾草，到现在一些纸痕还留着，已经发黄发脆了，然后是镶了铁栏杆的窗户，地上的水泥，头顶上一根根纵横的屋顶，这是他亲手搭建的一件艺术品，不精美，但经久耐用。想想黄梅戏里唱的天仙配的生活，不过如此。醉着醉着，他竟沉沉睡去，嘴角挂着笑，眼旁溢着泪。

到现在，他还住在那，那个男主人，是我爷爷，因为他在，所以，老屋的温度，依然，刚刚好。

清算公告

温州市嘉豪酒业有限公司
注册号：330382000126227
经2014年8月6日股东会决议成立清算组，拟申请注销，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，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，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。
特此公告。
温州市嘉豪酒业有限公司清算组
2014年8月14日

公 告

产权人王彦秋、卢烁、卢冰，房屋坐落在乐成街道鲤鱼巷4弄1号，因遗失房屋所有权证（共有权证），共有权证号为010011668，已声明作废。现已向乐清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房屋登记中心申请登记，如有异议者，请在本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本局房屋登记中心提出。到期无异议的，本局将按法律规定予以补发。
地址：乐清市市府路1号行政服务中心三楼房屋登记中心
电话：61882387
特此公告
乐清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
2014年8月15日

声明

几年前，本人将浙C·LE761车转手他人，多次催促新车主办理过户手续，但对方迟迟未来办理，现特此声明，请新车主自登报之日起15日内前来办理过户手续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。原车主：易丰涛 13761875555